

止于至善

傅佩荣谈大学中庸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止于至善

傅佩荣谈大学中庸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止于至善: 傅佩荣谈大学中庸 / 傅佩荣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8.6
ISBN 978-7-5207-0273-7

I. ①止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大学》—研究③《中庸》—研究
IV. ①B22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9066号

止于至善: 傅佩荣谈大学中庸 (精装版)

(ZHIYUZHISHAN: FU PEIRONG TAN DAXUE ZHONGYONG)

作 者: 傅佩荣

责任编辑: 柳 媛 江丹丹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

邮 编: 100007

印 刷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 000册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12.625

字 数: 22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207-0273-7

定 价: 86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4023113

作者寄语

“四书三玄”本来包含七本书，但因为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篇幅太少，经常被合为一本，结果就成了六本书。我为“四书三玄”作了“译解”，同时也陆续出版了上课讲解这些经典的详说本。许多读者说，他们从详说本获益更大，因为我在讲解时，引述了不少故事、案例、个人经验与心得，使枯燥的原典变得较为活泼有趣，可读性更是显而易见。

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是这一系列研究中最后完成的两本。我们学习经典，开始时必须借助于古人的注释，但是古人的观点见仁见智，这时又该如何取舍？以《大学》为例，朱熹与王阳明关于“格物致知”的看法就南辕北辙、无法兼容。我们只有力求客观，避免先入为主，认真探讨其中合理的思维。古人与我们一样，会从生活经验中归纳出深刻的智慧。因此，我在诠释时所取的标准有二：一是经典本身的主要概念与各章节必须圆融一致；二是经典所说与今日生活经验必须相互印证。

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属于儒家经典，而儒家的源头在《论语》及《孟子》。因此，我在讲解过程中，尽量引述孔子与孟子的言论。整体看来，“四书”确实展现了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特色，提供了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价值观。

傅佩荣

2012年8月

自序

“止于至善”一词出于《大学》篇首开宗明义所说的三纲领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如果说清楚什么是止于至善，为何要止于至善，以及如何做到止于至善，就必须充分理解《大学》这部经典。

古代贵族子弟十五岁入“大学”，学习如何融入统治阶级的生活。《大学》这本书是从儒家立场说明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思想、修养方法以及从政目标。其中所论“修养方法”部分，可以摆脱时代及社会的限制，彰显普遍而永恒的启示，帮助每一个人走上生命的康庄大道。

首先，为了明白“至善”，须先澄清什么是“善”。依儒家所说，“善”是一个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。譬如，身为父母，要教养子女；身为国君，要照顾百姓；身为公务员，要尽忠职守；身为朋友，要讲求信义。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，因此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是我们修养自己、成就人生的必经

之路。以个人而言，至善是尽到自己在人际相处每一方面的职责；以社会而言，至善是最高领袖（天子）做到“修己以安百姓”“博施而能济众”。孔子认为这个目标是连尧舜都觉得难以做到的。至于孔子本人的志向——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，也正是“止于至善”的具体实现。

其次，深入探索人为何要止于至善，答案则是因为“人性向善”。人只要真诚，就会由内而发，产生主动的力量，要求自己行善，使适当的人际关系得以实现。孔子所谓的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，可见行仁需要自己主动；孟子所谓的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，但须真诚自觉，才可付诸行动。孟子一贯地在“善”与“不善”前面，加一个“为”字，可见他认定“善是具体行为”，人性只是向善，而不是朱熹所想象的“本善”。《大学》第四章谈“诚意”时，有一句“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”（小人平日就做不善的事，没有什么坏事不做的）。读到这样的语句，谁还能一厢情愿地宣称人性“本善”？

最后，如何做到止于至善呢？《大学》对现代人最大的意义，就是为大众提供了一套修养方法。从天子到百姓，全都要以“修身”为本。在八条目中，修身之前的四个步骤是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。光是第一步“格物”，就形成难解之谜。朱熹认为它是指“穷究万物之理”，王阳明认为它是指“正其心于事物”。前者支离琐碎，无人可以做到；后者简易空洞，全靠自由

心证。我的理解如下：格物是指辨别与我有关的人与事；致知是指由此得知相关的善恶判断与行为规范，然后才有可能进行“诚意”与“正心”的功夫；接着所谓的修身，是指修养言行，正是要以善恶及规范为其准绳。这样的理解，才可由前到后“一以贯之”。

由修身开始，还有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这种观念在今日应做些调整。比如“治国”的“国”是指个人的行业与职责范围；“平天下”的“天下”是指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全部领域。修身是一辈子的事，所以八条目也是永无止境的努力过程。

《大学》在本书中只占三分之一的篇幅，我们谈得更多的是《中庸》。如果《大学》算是大学本科生的教材，《中庸》就是研究生的课本了。儒家思想发轫于孔子，完成于孟子，应用于《大学》，结晶于《中庸》。《中庸》开头就说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这三句话聚焦于人的生命原貌与人生正途。人之道是择善固执，人之性是向善，联系两者的是“明善”与“诚身”。《中庸》以此为出发点，进而把人类与天地万物融合成一个整体来思考，提出一系列让人“心向往之”的描述。人类在世间所能期望的最高境界无过于此，这明显也是另一种类型的“止于至善”。

儒家有过这么美妙的观点，不论它能否实现，至少我们要尽力学习并认识它的价值。

目录

自序 / 001

大学

大学 第一讲 / 003

大学 第二讲 / 020

大学 第三讲 / 040

大学 第四讲 / 059

大学 第五讲 / 073

大学 第六讲 / 088

大学 第七讲 / 102

大学 第八讲 / 116

中庸

中庸 第一讲 / 131

- 中庸 第二讲 / 148
- 中庸 第三讲 / 173
- 中庸 第四讲 / 186
- 中庸 第五讲 / 204
- 中庸 第六讲 / 221
- 中庸 第七讲 / 233
- 中庸 第八讲 / 252
- 中庸 第九讲 / 268
- 中庸 第十讲 / 290
- 中庸 第十一讲 / 295
- 中庸 第十二讲 / 311
- 中庸 第十三讲 / 331
- 中庸 第十四讲 / 347
- 中庸 第十五讲 / 369
- 中庸 第十六讲 / 376

大学

大学 第一讲

古代有大学，相对的，也有小学。小学所教的是洒扫应对进退。每个小孩都会慢慢长大，在融入社会前必须在家庭、学校与别人相处，需要学习基本的生活规范，还有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这“六艺”。孔子小时候，念过乡村的学校，这是属于小学的范围，到十五岁就可以上大学了。但是大学并非每个人都能念，只有那些将来要当政治领导的贵族子弟以及民间的俊彦之士，也就是少数特别杰出的年轻人才能有这个机会。古代大学的基本目的是让人受过大学教育之后能够做官，知道做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何种修养。所以一般人都知道《大学》有“三纲八目”，最后是要治国、平天下。

大家对于《大学》的第一句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耳熟能详，至于这本书的重要性何在？我先把它的背景大概说明一下。

《大学》的背景

古代有五经，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书经》之外，还有《礼经》与《乐经》。《乐经》已经失传了，《礼经》包括三部分：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与《礼记》。仪礼是古代社会生活的各种仪式，包括男子二十岁加冠的冠礼、结婚的婚礼、丧礼与祭礼，还有同乡的人喝酒、读书的人见面等礼仪，这些都是仪礼的范围，细节非常琐碎。周礼是周朝的各种制度，三百六十行每一个行业都在内。但是时代递演之后，制度大多已经更改，所以《仪礼》和《周礼》，一般人不大能够理解，到汉朝时很多人已经弄不清楚，今天也很少有人去研究它们。《礼记》是把礼的精神，做比较完整的说明，反而流传了下来。

东汉的郑玄曾注解《礼记》，今天我们所读的《礼记》就是郑玄编注的。《礼记》分《大戴礼记》与《小戴礼记》，我们所读的是《小戴礼记》四十九篇。这四十九篇中包含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，所以它们是《礼记》里面的两篇文章。汉朝之后一直到唐宋的学者，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，也没有特别重视它们。

宋朝时儒学和佛学都很发达，两者相比较可知，佛教的思想系统非常完备。佛教有几个大的宗派，从三论宗、天台宗、法相唯识宗，一路到华严宗以及后来禅宗的思想，从中可以看

出佛教的体大思精。而儒家的学说只用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格言与简单对话，无法和佛教复杂深刻的思辨相对抗，所以宋儒开始研究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这两篇，并把这两篇抽离出《礼记》，独立成两本书。南宋时，朱熹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为一本书，以“四书章句集注”六字作为书名，于是这四本书常以“四书”一词统指之。

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

这六字书名中所谓“章句”指的是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，因为古代的书没有标点符号，朱熹把这两篇分章分句，并以自己的思想作注解，再加上他认为遗漏的章句；而书名中的“集注”则是把历代以来对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注解汇合起来。所以，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以章句为主，大多是朱熹个人的解释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是集注，把各家注解合起来放在书中。编成之后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逐渐变成读书人的教科书，尤其是明朝之后实施的科举制度，都以朱熹这本书作为教材。原因之一是明朝的皇帝也姓朱，用自家人的书比较放心。但是这六百多年来，大家都念朱熹的章句集注，以为他的注解就是标准的解释，问题就产生了。

朱熹是一个哲学家，有自己的思想体系，历来都是学者注

解六经，他却反过来用六经注解他的思想。在为“四书”做章句与注解时，处处表现他个人的见解。他认为讲解不够清楚的地方，就加上自己的看法。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他把人性分成两半，一半是天地之性，叫作“天理”，就是仁义礼智，这是善的；另一半是气质之性，因为人生下来有身体，所以有各种特殊的气质，气质有清有浊，会产生遮蔽。人有“天理”作为本心，是善的；但气质会遮蔽与阻碍本心，所以人要学习把它去掉，让天理出现。他称此为“复其心”，也就是恢复个人的本心，这是朱熹的思想立场。但是如何去掉这种遮蔽呢？在《大学》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。

朱熹说《大学》可能是曾子所作，而《中庸》则是子思的作品。他认为孔子是儒家的第一代，《论语》记载了他的学说；曾子是孔子的学生，写了《大学》；子思是孔子的孙子，写了《中庸》；然后才是孟子，这样形成代代相传的系统。但这个说法是无法成立的，因为根据后代学者的研究，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，而《礼记》一书是在秦汉之际编成的，也就是战国结束之后到秦朝、汉朝之间方才成书。也许书的材料是古代的，但经过研究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比《孟子》更早。

生活在南宋的朱熹为了提高这两本书的地位，就提高了作者的辈分。更大的问题是他编四书时，《大学》排第一，《中庸》

排第二，《论语》排第三，《孟子》排第四，这样的顺序让人无法接受。儒家应该是《论语》第一，《孟子》第二，就算《大学》是曾参写的，记录孔子主要思想的《论语》却排在第三，实在是没道理的。朱熹认为《大学》是初学入德之门，也就是说读完《大学》这本书，就知道怎么进入德行的世界修养自己，所以要放在第一，《中庸》第二，让“论、孟”放在后面。事实上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两本书完全不同，《中庸》的内容很深刻，《大学》则较浅显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特色。

回到古本《大学》

对于朱熹的做法，我们无法接受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古本《大学》。为什么加上“古本”二字呢？因为《大学》被朱熹整理之后变成《大学章句》，我们说《大学章句》时，指的就是朱熹所作的；说古本《大学》，就代表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。为什么要重视古本《大学》？这里面有个故事。

明朝的著名学者王阳明，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，他年轻的时候读朱熹的书，认为朱熹是大学者，肯定说得有道理，就按照朱熹的做法去格物。他十八岁的时候格竹子，把竹子剖开来，研究了半天却生病了。他想，只是格竹子都生病了，如果这样去格万物，还有命吗？所以，王阳明十八岁时就发现此路不通，